

△稻梁二首(五城途中作)

葉在鉉

乍見穀登場，不疇又綠秧，不愁耕稼苦，且喜歲時良！
食足民多富，收豐國自強！
蓬萊光景好，遍地稻梁香！

其二

士農話一場，橐筆看分秧，漫說居官貴，應知在野良！
一鋤憐汗下，五斗愧腰強！
等是謀生苦，稻梁入口香！

△次韻「稻梁」

陳海濤

時雨遍農場，田家忙插秧，炎荒地氣暖，富歲民心良！
政簡化行易，糧充軍備強，
豐亨占大有，黍稷薦馨香！

△次韻「稻梁」

張坦

農事已開場，田夫正佈秧，但期風雨順，預卜稻梁良；
辛辛苦常泰，胼胝體尚強，
盤中盛玉粒，佐以菜根香！

△隨意

葉在鉉

隨意書來隨手拋，不勞思索不推敲；
耽吟本是雕虫技，一例瘦寒笑島郊！

賀台朱治綸先生八秩榮慶

胡博淵

遙隔南山宴，獨緬北海姿，芳名金鼎重，盛德碧雲滋，
扶杖聽簫鼓，傍階看蕙芝，
明年高嶺上，來醉酒千卮。

參觀張綉詩女士牡丹詩書展覽

蕉風椰雨又三春，海外欣逢詠絮人，
壯鏡臺前霞影艷，沉香亭畔月痕新，
姚黃魏紫非關俗，金縷雲裳太逼真，
自是仙娥有采筆，輕描濃抹總傳神。

伴張綉詩女士遊巴生港

驅車巴港疾如飛，簇簇膠園密密圍，
南國山川懷謝客，北溟烟雨霽湘妃，
憑將彩筆描紅葉，還對雲牋寫翠微，
莫向尊前增盛慨，浩歌一曲送斜暉。

無題

月明雲淡夜，習習晚涼風，密意無人訴，雄心有誰通，
南洋騷墨客，故國釣漁翁，
富貴既非願，逍遙山水中。

暴雨新霽

天宇忽昏晦，沙飛霹靂鳴，排山驚早雁，倒海怯長鯨，
漸觀夜光燦，還看野色清，
世情多變幻，難測乍陰晴。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湖州南門城外，除峴山、桃園、道場山之外，尚有革命先烈陳英士先生墓，方型，頂為青天白日黨徽。將來返回大陸，南門外風景，有山有水，亟應予以整理，並設立旅社，及遊樂場所，湖城處京杭國道中點，作為觀光客之休息站，可以發展觀光事業。戰前有設立國家太湖公園之議，返回大陸後，應重新計劃設立。

北門外名勝，則有：

法華山——又稱白雀山，沿途草樹蔥菁，軒窗窈窕，經行之地，皆雅潔幽勝，為王羲之所遊之地。相傳在梁朝時，有尼道蹟，號總持，得法於達摩，晝夜面壁誦法華經，二十年不下山。在她誦經時，常有白雀，繞飛在殿上，作聽法狀，故名白雀山，後來道蹟尼姑圓寂後即葬此山，在大同元年忽生出青蓮花，一時引為奇事，州郡官據實奏明皇上，勅置「法華寺」，在宋朝治平年間，改為「惠覺寺」，元朝會燬於火，明朝萬曆，如松和尚重建，仍沿舊名。嘉禾宋旭，化了五個月的時間。繪名山十一景於殿壁，山頂五峰，戒青和尚把泉水引下山來，名五靈泉，遊人力乏口渴，飲之振人精神。

下山——又名弁山，景色幽絕，尤其是山石出谷，在雲林石譜中，說下山最為崑崙，奇巧羅布山間，嵌空礧礧，色類靈璧而潤青尤勝，故號石林，石上有李唐遊人題字，自顏魯公而下悉署也。附近有項王走馬埭，傳說項王起兵江東於此，得烏騅馬，後為下山神。常有顯靈，湖人類能道之。

黃龍洞，——在下山頂，石壁峭立，巖竇陰沉，莫窮其底，我會用繩子擲住身體往下深入洞中，但覺呼吸急促，濕氣重重，將爆竹點燃投入，俄而一聲巨響，蝙蝠群起，不敢再往下深入，洞底情形仍是一個謎，好事者曰此洞通安徽，純屬猜測。每逢旱災，則全城民衆，群赴黃龍洞求雨。旁有黃山谷所書黃龍洞，至今猶存。附近還有黑龍、青龍、赤龍、白龍諸洞，其規模均不若黃龍洞。

其他的名山，尚有雲巢山聽松溝，長超山看水台閣，（山上有漢蒞子訓遺蹟。）碧巖山觀瀑等等，惜時

隔太久，一時無法回憶，所有相片，均陷大陸。不過我記得我們老一輩們遊山玩水，叫一付餛飩擔，包他一天生意，自己買點菜蔬、魚、蝦，秋天更有好的太湖蟹，陳萬順的陳年花雕。跑到那裏，吃到那裏。菜是新鮮剛下鍋的，吃酒吟詩。這一份雅興，比起現在小夥子們的「三明治」野餐。不知雅到多少倍呢！正是

西塞山前白鷺飛。

桃花，流水，鱖魚肥。

青箬衣，

綠蓑衣，

斜風細雨不須歸。張志和「漁父」（描寫湖州景色的一首詞）

十 城中鳥瞰

憶江南

溫庭筠

梳洗罷，

獨倚望江樓。

過盡千帆皆不是，

斜暉脈脈，水悠悠。

腸斷白蘋洲。

湖州城的歷史，雖屬悠久，但歷經兵災及平時對名勝，古蹟不知保存，尤其是在張士誠作亂，至正十六年二月陷湖州，稱誠王，國號「大周」，但不久爲常遇春，徐達發兵擊敗。後來在清朝咸豐年間，太平軍忠王李秀成的部下，在咸豐十年（公元一八六〇年）二月十五日開始攻青銅橋，十月又到峴山攻南門，十一月間又到北門犯機坊港，大錢。那時堅守湖州最有功的，是一位士紳道員趙景賢忠節公，發動民衆，抵抗「長毛」，一連三年，苦守湖州，到了咸豐十一年十二月，湖州大雪，嚴寒。太湖冰凍，太平軍從洞庭東山，踏

冰來犯，斷糧。城內兵士，定量分配，每名一合五勺，老百姓甚至吃樹皮草根，到同治元年（公元一八六二年）初，士兵紀律，逐漸變壞，擄掠民衆事件，常有發生。同年五月，糧絕，千總（相當現代軍階團長。）熊德勝開門投降，趙景賢及知府滿州人瑞春，是時穿好了朝服，坐在大堂上，破口大罵被太平軍殺死。輔王楊輔清堅踞湖州，到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年）三月初，清軍左宗棠的部隊圍攻湖州，那時太平軍在湖城的是堵王黃文金，佑王李遠。是時太平軍大勢已去，幼主洪福瑨（據黎東方博士考證，瑨不是名字。）逃出南京，在六月廿一日逃到湖州暫避，不多時又逃出湖城，湖州復於七月二十七日，清軍進入。這一段時期中，燒燬不少房屋。大多是古蹟，民國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三七年）十二月，日軍侵佔湖城，又燒了不少房屋，到現在共匪侵入，恐怕所存古蹟無幾了。

城內茗，霅二溪，貫穿東北、西南，形成一個水城，獨多橋、漾、井、水池。住宅都是深院大宅，高高的風火牆與外界隔絕。曲徑，幽巷，盛夏夕陽西下，深閣闌秀，每倚門遠眺。在古時有這樣一個傳說，說是有張確其人，在霅溪旁的白蘋洲（梁朝湖州太守柳惲詩云：「汀洲採白蘋，日暮江南春，」因名白蘋洲，在今北門倉橋附近。）看見二位碧衣女郎，携手吟詩，詩曰：

「碧水色堪染，白蓮香正濃；分飛俱有恨，此別幾時逢。」

藕隱玲瓏玉，花藏縹緲容；何當假雙翼，聲影暫相從。」

張確聽後，搖頭贊賞不已，追上去想得緣一面，不料二女子化爲翡翠飛去，真是不幸。

湖州古蹟奇事，有一塔、一寺、一漾、一井、一橋。一塔是前面說起的浮玉塔，它能建造在人都踏不上的污泥地上，奇事也。一寺是天聖寺，寺壁有趙孟頫、管道昇夫婦的畫及字，大殿龍柱上，二條龍左右位置錯亂，是因爲這二條龍，曾經下來到殿前的一個水池中吃水，不料寺內老和尚恰巧出來，它們忙不及待回到柱上，匆忙中把位置佔錯了。應該在左邊的跑到右面的柱上，右面的却跑到左邊去，這一個位置的錯誤，一直相沿至今。傳爲美談。

一漾是錢山漾，爲什麼叫錢山漾呢？古時吳興富翁有沈、錢二家。沈家的公子君與，曾游京師，有錢的人，不免要狎遊一番，那時有名妓曰蔡奴，在京中聲價十倍。這位沈公子乃想出一個接近的辦法，在附近茶肆中，叫一個寶珠寶商的來，議價再三不售，沈君與就隨手把珠寶隨便丟在屋上，珠寶商弄得非常尷尬，君與笑道：「跟我來，值多少，我給你。」蔡奴在簾中，看得詳細，拾起珠寶來一看，完全是真的，心裏驚羨不止。隔幾天，蔡奴聽見這一位富家子弟又來了，乃慌忙不迭招呼，款待甚殷。從此往來甚密，一日，到京師中最豪華的酒家「樊樓」吃酒，客人千餘，君與語諸客儘量痛飲，至深夜而散，所有的酒資，他一人付清而去。回湖時，把國子監所有的書，統統買下帶回家鄉。這一番豪舉，是當時京師中的一大社會新聞。還有一位沈充，自己鑄造小錢，叫沈郎錢，因爲不多，一時頗爲貴重。（見晉書食貨志）錢家富翁是如何潤法呢？傳說錢府上金子堆積如山，連家裏的WC，拿金子做個龍頭作爲出口，因此龍吐出來的不是水，事爲海龍王得悉，一怒之下，山洪暴發，大水排山倒海而來，獨把錢府浸沒，因名錢山漾，當時還有人拾到大水沖下一個全金的溺器呢？

一井，傳說在宣化坊，井中常有鬚精，化爲白衣女子，夜出誘惑路人，事爲葛仙翁所知，乃施法術，困入井中，告曰「聞打頭更可出。」患遂絕，自是湖州即開始不打頭更。



一橋，則故事更有奇趣。在湖州，你可立在城內任何地方，合橋上眼睛，向任何方向走上一百步，便可看到河流，因此獨多橋，有音圓洞、方洞、三孔、五孔，最高有百多尺，最大的是青塘橋，長橋臥波，構成奇觀。最奇怪的是南街潮音橋，舟過橋下，禁止談話出吳聲，否則有覆舟之禍，猶記得暑假中，由滬搭隔日班小火輪回家，每次經過此橋時，舟子即老遠打鑼傳話，「潮音橋到了，勿要出聲！」搭客不論老小，態度嚴肅，一聲勿響。據說海島裏有位外國牧

師，硬不相信，過橋說話，不料船到岸時滑落河中淹死。小時頑皮，在橋上用泥塊、小石頭，向過橋的船丟下去，船上人不敢講話，直瞪着眼，我們就引爲快慰。實在是不應該的。

潮音是佛家語，又說每於農曆八月十八日夜，在橋上可以聽到錢塘江上潮音，故名。橋基都是整塊的大石頭，河水清澈，古時有蚌浮水面吐珠，人皆可見，每逢風雨即有蛟龍來攫。至於潮音橋下不能出聲，傳說在明朝正德時，由著名老橋工朱英杰負責建造，在三個橋洞砌成以後，朱英杰預備合龍，不料當天晚上，橋洞倒塌，前功盡棄。官府責令完工，祇得出賣田地，甚之賣兒鬻女，人們仍譏諷他無能，累及兒女，使他痛苦加深，終於橋洞建成他病死橋基之旁，於是奇事也就發生，橋洞居然無法合龍，求神拜佛始終不能完工。一時人心惶惶，不知何人忽然提出把朱的兒女殉橋，纔能合龍，造橋以童男女生殉，即在民國十六、七年造洋橋時還盛行這種謠言。可嘆！一時街坊湊錢，買回朱氏兄妹，作爲殉橋祭品。朱氏長子極爲忿怒，他在祭壇上，毫無懼色，申言他父親造橋從未傷人，並指斥衆人以流言使父抱憾而死。並預言將來在橋下經過的人都不許開口，否則定有大禍。說畢携了妹妹的手，躍入河中，迅速沉入河底。說也奇怪，石工很快就能把橋洞合龍，同時橋下不許說話的預言，也就應驗，一直到現在，仍復如此。

十一 白衣觀音

我小時，常見到祖母在廳堂中供一個白瓷像女菩薩，祖母則早晚點香，跪下祈禱，有時還叫我一同參拜。祈求菩薩保佑我長大成人，我一生中對祖母印象極深，因爲生母是一位典型的大家淑範，稍讀詩書，這一點連父親都不曉得的，在娶過門後，婆媳甚爲相得，生母極守規矩，祖母平時歡喜來幾圈小麻将，在廳堂中熱鬧時，生母總靜悄悄地繞道而過，從不敢正面在祖母前跑過；她歡喜念念詩，也是在枕邊有一本唐詩，給父親發覺後纔知道，但不幸在婚後一年，生我的時候，得產褥病而死，我不足一月。時爲民國五年十月廿四日（公元一九一六年），每年生日，我自己總覺罪孽深重。當時沒有講究醫學衛生的婦產科，生產全由接生婆包辦，不說有難產意外，發生危險。就是消毒，也不十分講究，這種病在現在可以說毫無問題的。生母死了以後，祖母喪失一位好媳婦，也因此對我，特別鍾愛，用的、吃的總省下來先給我，甚之她所信仰的菩薩，也叫我信仰。希望保佑我能長大成人。

祖母爲什麼信仰這位女菩薩呢？這裏面還有一段奇事呢？

湖城三次兵災，以洪楊苦守三年爲最烈，當時祖母跟隨她的母親逃到倪家溪避亂，因爲那時四鄉，城市均非安居之地，當時有一首童謠，說「在鄉好，在城好，在鄉在城，數中難逃。」佛家講也是一個劫數。是時祖母年紀還小，年僅十歲，不料在半途中，與家中大人失却聯絡，迷路於荒野中，四下無人，心中驚嚇非九，不禁唬得失聲大哭，還沒有哭罷，忽然蘆葦裏走出一位女子來，全身白衣，輕撫着我祖母的背，輕問爲什麼大哭，祖母說是迷失路途。那白衣女子說不要緊，我領你一段路，祖母在驚喜之餘，也來不及問明究竟，跟白衣女子，穿過蘆葦，跑了一段羊腸小道，到大路旁，那白衣女子就指點路徑，叫祖母放大膽子往前跑，祖母在千謝萬謝中道別，朝大路而行，沒有幾步，突然想到，人家幫了我這樣一個大忙，兵荒馬亂中，真是救命恩人，怎麼連人家的姓名，也不問一聲，將來怎樣報答呢？乃急回頭，四野裏一望，那裏有人呢！再極目四望，雖是天色已趨薄暮，那白衣女子，即使不是三寸金蓮，也不會跑得這樣快，在荒野裏一下子就不見人影的，心下疑惑，再放心不下，叫了幾聲，也是萬籟無聲，毫無踪跡，陡然一驚，這一定是白衣觀世音菩薩，乃慌忙跪下默禱。

自此以後，祖母就供白衣觀音像，早夕焚香，信仰甚篤。盛夏，每在院中納涼，蟋蟀四鳴，晚風撲面，祖母總爲我們講述這一段親身經歷的故事，叫我們信菩薩。是時，父親在上海教書，家裏就祇我同祖母，朝夕相處，一天吃什麼菜，總先問我要吃什麼買什麼，小時還有吃點心的習慣，燒餅、夾臭豆腐，我歡喜吃鹹，還要自己放鹽，或者浸醬油，祖母總是百依百順，甚之在入睡前，還在床底下的石灰甕中，拿出桃片、酥糖來吃。小學畢業後，到上海升學，暫時脫離了祖母的撫愛，不到一二年，在民國十九年秋天，得到祖母病危的急電，搭當日班返湖，一見祖母滿臉病色，我不禁跪在床邊痛哭，祖母微睜開眼，望了一下，說你回來，以後即神智不清，她老人家的兒子，二個兒媳婦，七個孫子，一個孫女兒，輪流陪夜，臨死前說了一句「菊花黃，桂花香，正是時候了。」時爲農曆八月二十三日。屋外一彎眉月，高掛天空，享年七十有三。葬於南門外邱路村。（邱路村在古時有邱傑，年十三，鄰人築牆侵其界，邱傑年紀雖小，頗識大體，到夜裏移籬後退三尺，鄰人自覺慚愧，亦退三尺。因此遂成大路，名邱路。）民國廿六年夏季，我獨遊莫干山後回湖，就到祖母坟上憑吊。迄今已有二十四年，不知祖母坟墓安恙否？

學地 九千之數

·潔·

我們這個古老國家，常以九爲吉利之數字，做事日是在逢九慶祝，現在我也經歷了一番。

話說本年七月九日，外子覺得肚裏不適，些微有痛，總是貪吃無節制，覺得好吃，就拚命的吃，尤其是上館子。說來也是老毛病，我們總是拿紅樓夢裏賈母的妙法來治病，即一餓，二拚，三休息。也就拿點「表飛鳴」吃吃，休息一天，預備隔日上班。不料十日，肚裏的氣發足，在腸中亂衝，右腹下瀾及就痛。就疑心到是盲腸炎，趕緊替他量溫度，沒超過卅七度，又沒有吐的徵象，還能够走動，想想怕又不是盲腸炎，再拚一拚吧。

到了十一日，外子還想拚，我看情形不對，迫着叫部三輪車到空軍總醫院，路上雖顛波，亦不覺痛，還是在拚。公保證明單，來不及向機關取，單憑公保卡，不能通融。只得民衆身份，掛內科號，已是二十多號，一看情形不對，乃再掛一指定醫師號，經過詢問、察看，診斷爲盲腸炎，又驗血結果，白血球數爲一九八〇〇，確定率爲百分之一百。即移送外科，主任醫師，稍會一看說了一聲超過廿四小時，有點麻煩，即命令午後二時動手術，住院手續辦理妥切，很快。就先在公保病房休息。

午後護理上班，作盤尼西林注射試驗，無反應後注射一針，二時送入手術室。盲腸炎，醫生告不過四、五十分鐘即可，小手術。不料到了三時，沒有消息，到了三時半，還是沒有消息，另外二個病人，動手術，後進的倒先後出來了，攪不清手術房內的動靜，外面等消息的人，都有點沉不住氣，我心裏更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衝進手術房外，從玻璃窗向內探望，祇見裏面大家都矇了白布，燈光強烈，精神緊張，外子二隻手，一在灌葡萄糖，一在量血壓，正想仔細看看外子的面色如何，被護理發覺，便被推出來。

五千四百秒鐘過去了，我的心跟秒針，同時一跳，滿身冷汗。越是不見，越是心裏慌，他妹妹曾在上海開過盲腸，說沒有這許多時間。左等不是，右等也不是。時間一秒一秒過去，就是毫無消息，到了四點鐘，我再衝進手術房外，看外子似乎在床上睡得很熟，猛一想起，割盲腸是局部麻醉，趕麼兒閉眼暗睡覺，心下一驚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又被護理推出來。大家看了我的樣子，由不得呆了起來。我急着要哭，哭不出來。幸虧小孩放在家裏，沒帶出來，否則情況，一定是不堪目睹呢。